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十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閻叔著重訂

書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公是時爲鳳翔推官輒能首陳郡中民瘼若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宦於西嘗以爲
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
以久安未可以隨歆而往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

開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強可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爲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水災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弃也然而不知昊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賦所不識也夫平

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凡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甌以一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爲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

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
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
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
百千者也夫爲王民自甕盎釜甌以上計之而不能
滿二百千則何以爲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
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
爲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
獲強惡者願入焉撻發贓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
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

也民之窮困又可知矣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
日損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爲區區議以官權與
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
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
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以稅緒是二萬者未得爲全
失也就使爲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
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
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
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爲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爲

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
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畧冠世不牽於俗人之
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爲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
尚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
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
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
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後監司類
聚其說而叅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替歲矣其行不
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日陵事起且

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爲迂詞取笑
可知矣然竊以爲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
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之所以
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
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
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
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事而罷
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卽位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
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

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

無妻是日又日困宮日貧一旦育大勢限之出一
不既而大軋也時我自燬十辛以來艱之無補用之
謝意民之中計實大困艱又身之類此天下之無以
而然矣然辭以急古人之所以大強入者非能然也
貴于金輝氏欲此部籍以守辭與只其急我何如矣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宋朝不榷河北鹽不可曉子瞻官山東故所
云如此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
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
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
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
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
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

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
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
時之誤思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
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旣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
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
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
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
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

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

宋時已如此

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
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權鹽則
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
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權鹽雖有
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旣未能罷又欲
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旣病矣
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
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
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

吾賤買而鹽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
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
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
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重之見東海皆鹽
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
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
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其
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
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况鹽乎

或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
任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推之
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
踈矣且淮洲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
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利購賞修築敖庾之
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
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况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
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
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

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
之難也今既已推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
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
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
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
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
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雖
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
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

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已之惟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河北京東宋不榷鹽者必有說愚竊意契丹

既獲燕雲十六州而河北之民特相唇齒一
權鹽則推剽之民恐必無聊而入契丹故特
疎此法網以爲容奸之地云耳不知是否

請步出獵地又碑之而不滿此對明公之言幸而
幾萬一知者又以爲明公徠來矣茲辭而後其
必必祿清苗姓受市長將甲而己其辭辭可以
自莫之許也而手實卒羅只諫以必矣其今辨